

文学现场

诗的逻辑 意义之美

——“文学×思想译丛”分享会实录

张 辉 金 雯 李双志 张定浩

【按语】“文学×思想译丛”自 2021 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。该译丛通过引介西方重要思想型文学研究经典,探讨文学、时代与存在的根本问题,赢得读者的广泛关注。2026 年 8 月 16 日,在上海书展期间,丛书主编之一、北京大学张辉教授,上海交通大学金雯教授,《诗的逻辑》译者、复旦大学李双志教授,文学评论家、诗人张定浩在上海书城共同分享了他们的编译和阅读感受,我们在此刊发分享会的实录。

李双志(复旦大学德文系教授):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繁忙的周末晚上还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活动。今天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聚会,也是我跟几位朋友、同行、同事,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套在我看来非常有意义、也一定会留下传世经典的丛书。在我们进入讨论之前,首先有请张辉老师来介绍一下这套丛书的缘起。

张辉(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、所长):谢谢双志的介绍,也特别高兴有这样一次机会跟读者朋友们见面,一起讨论这套书。关于这套书本身的一些情况,我想大家在商务印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的《总序》和张沛老师的《我感故我在》一文中已经有所了解。我想从这套丛书的 Logo——莫比乌斯环谈起。

第一环,就讲讲李双志老师。双志,你还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吗?是在维也纳国际比较文学的年会上。当年,我在国内一些杂志

上发表过一些关于文学与思想的研究文章,并在《中国比较文学》《文艺理论研究》《北京大学学报》等杂志上组织了几个“学术圆桌”。在维也纳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,我负责召集了一个“文学与思想”Panel。国际国内有十几个学者参加,就是在那个会议现场我们正式见面。

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?因为这套书最初选书目是很难的,但更困难的是选译者。开始我找了大概十几个国外的朋友,请他们提供书目。我问他们有哪些书值得译介到中国?不同语种的朋友有不同的选择,但大家不约而同地,几乎十几个人里起码有九至十个人都提到了某几本书,其中一本就是双志翻译的《诗的逻辑》。但是每个人都跟我说:这本书要译成中文——即使是译成英文,都太困难了。很荣幸,我就在那个场合正式认识了李双志教授。这不是给我送了一个最好的译者吗?

所以这套书,别的我不敢夸耀,但有一点是值得骄傲的。那就是,我们有最好的合作者。我们选择了最好的合作出版社——商务印书馆,今天丛书的编辑和出版社其他同仁也在现场。从一开始,我们就决定按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”的标准来做这套书。与此同时,我们选择了最好的译者——最好的可以完成学术性翻译的译者。大家也可以看到,这套书也有最好的设计者,陆智昌先生。今天,我们又请到在上海能请到的最好的评论者来参加活动。

这是维也纳的故事。我想讲的莫比乌斯环的另一个连接点,在北大。我要讲到我的一位同事——《伊斯坦布尔讲稿》的译者。但这个译者那时候还不是我的同事。他接受这个任务,是来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求职的时候。当时他刚从芝加哥大学罗曼语系毕业,而我手上正好有一本这部讲稿的英文本,原题是《罗曼语文学导论》。这本书是方志彤先生——哈佛大学的教授,也是钱锺书先生的好朋友——通过亚洲基金会送给北大图书馆的礼物,上面还有方先生的章。书的原文是法语的,对着一看,英文译本其实不全。所以我向这位译者——高冀老师提议,能不能把英文本没有翻译的部分直接从法文译出来。高老师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,并从法文翻译完了英文本当中缺少的部分。高老师后来主动请缨说:“张老师,我是不是把这本书全部译了?”就这样,他译了这本书,据说卖得还不错。

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地点。我想讲的第三个地点是彼得堡。当时我在彼得堡参加一个会,就在那时,我正好收到了前面所说的所有征询意见的邮件,差不多决定了翻译书目。因此,我就跟商务印书馆的孙祎萌编辑发微信说:“书目已经差不多定了,什么时候我们谈一下。”其他确切的上下文已经记不清了。那是2016年,跟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基本上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定下来,今年正好满十年。

特别有意思的是,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确定叫“文学×思想”,但其实已经有了这个意思。对我个人、对张沛老师和孙老师来说,后来商议的这个封面上的莫比乌斯环,这个乘号,所代表的文学和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,已经慢慢

浮现。我记得有一次孙老师来北大,我们谈到了斯坦纳,尤其是他的《语言与沉默》,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参照。事实上,我们的译丛第一辑也有斯坦纳的《安提戈涅:传说与变形》,即将出版。我们的想法是,不光要从思想的角度进入文学,反过来,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进入思想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在问:我们对人生、人性的思考,对世界的思考,对于那些很难的甚至带有形而上意味的问题的思考,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,直接从文学出发?而不仅仅像通常所做的那样,用某种主义、某种概念和理论来解释文本。我觉得,我们可以反过来做这个工作。

莫比乌斯环上的另一个地点是图宾根。那一年,我正好在德国短期任教,于是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的另外一个译者——现任中山大学德语系的陈郁忠教授,也是北大校友。大家去图宾根大学图书馆,不知道一进门会看到哪些推荐书。那时,我约请陈郁忠老师翻译的《精神的发现》这本书,是和他本人,以及我最喜欢的《摹仿论》一起在我面前出现的。这难道仅仅是巧合?《精神的发现》同样是一本很难但却不应该回避的书,而我们就这样幸运地,像找到双志老师一样,找到了最优秀的译者。

这就是我们幸运的莫比乌斯环。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,这套书本身的选择,无论是合作出版方,还是译者,甚至整个合作环节,包括装帧设计,都好像天助我们,珠联璧合。我非常高兴,也希望我们的好运能传达给所有读者。

李双志(复旦大学德文系教授):好的,谢谢张老师。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其他译者的故事。我和张老师交往很多年,突然发现这套丛书从酝酿到现在,居然正好十年,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时间节点。刚才听到张辉老师介绍莫比乌斯环,一个是文学,一个是思想。我们经常讨论文学的时候,会觉得它跟思想比较隔阂;反过来,去读哲学著作、理论著作,又会觉得它和文学没有关系。但其实在张老师的书目挑选中,想呈现的是它们一直在发生相互作用。一方面,文学肯定以思想史为背景,包含作家的思考以及对时代的回应;另一方面,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学回头进入思想。文学包含很多人生感悟,尤其是对真切语言的精细把握,给我们重新进入思想现场带来

很多灵感。所以这套书集聚了各个语种、语言里非常精粹的思考。接下来请金老师来聊一聊。

金雯(上海交通大学教授):谢谢双志老师。前面听张辉老师介绍这套书的缘起,尤其是“文学×思想”这个丛书标题的由来,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。我们对思想的理解取决于之前的经验,但往往倒向某一个方向。比如把思想理解成个人的思维方式或情感模式;当然也可以跟 20 世纪以来的批评理论联系在一起;更广泛地说,社会中流通的话语范式也是思想。所以思想到底是什么呢?它其实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迁,而我们对思想的理解也影响了看待文学的方式。因为我们总要从文学中挖掘思想,但每个阶段注重的思想定义不一样。

从 18、19 世纪开始,写作人和批评人非常看重文学的娱乐和教化功能,教化里包含情感陶冶和道德培育。一直到 19 世纪,文学养成精神世界的功能都非常被看重。但这是比较传统的思想史,把思想看成个人精神成长历程。20 世纪下半叶以来,对思想的理解一般跟理论、跟批判思维联系在一起。我们经常会想,人们日常的说话方式、思维方式、情感模式,到底与社会政治问题有什么关联?与财富分配流动有什么关联?文学对人性的思考,与社会权力建构、权力结构变化有什么关联?

所以大家熟悉的近三四十年的文学批评模式,是考察文学对权力结构的呈现、反思和批判。这当然是思想,只是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批评把文学当成要诊断的对象,要勾勒出意识形态倾向并加以反思批判,不要把文学看成遗世独立的话语系统。这样好像就背离了之前人们对文学的期待——我们期待文学浸润我们、熏陶我们,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,提升精神世界。过去几十年总把文学看成批判反思的对象,又会让人觉得偏离了语言和文学的初心。

我觉得这套书也好,我们现在的交流也好,实际上要进行整合:把思想里面的批判锋芒和想从文学中找到的养料,这两种理解整合在一起,让思想的所有维度完整结合,形成莫比乌斯环。这也可能是乘号的意味,即文学和思想之间有多维度连接,不是线性单向,甚至不是简单的双向反馈,而可能是非线性的、非常复杂的、具

有量子物理的纠缠态。我认为大概有这样一种对思想的非常广阔的理解蕴含在这套书里。

我举一个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例子,也跟《精神的发现》这本书有关。这本书主要以古希腊文化为研究对象,揭示古希腊文化如何形成关于人的精神、意识、心智的概念,以及古希腊人怎么理解心智和精神。这跟我们今天的文化热点有很好的对话,这几天热映的《奥德赛》电影,还有中国年轻人喜欢说的“我的奥德赛时期”,其实都是回到古希腊文化源头。

像这样一本书,虽然说的是“精神”的发现,其实它对精神的理解非常开阔,就像我们这套书对思想的理解也非常开阔。比如首先从语言、从古希腊文字层面切入,这本书告诉我们古希腊人表达精神时有哪些词汇,当然有 nous 这样表达心智的词,也有 psyche,就是表达心理、内心的词汇;其次从词汇讲到神话谱系,比如赫西俄德的《神谱》怎么塑造宙斯比较公正的形象,与之前几代神非常不同;最后从对神的理解、神话谱系建构,讲到当时文学,乃至更广义的日常生活中渗透的文化。

作者告诉我们,古希腊人与神的关系,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和平等,是一种可以互相交流对话甚至可以互怼的关系。这个分析很深入,不是说平等了就没有敬意。正是因为人与神处于平等关系,彼此之间没有隔阂、恐惧,去除了恐惧的人神关系,充满惊讶和好奇。所以当古希腊英雄看到神突然显现,会全身心迎接这次会面。就像电影里奥德修斯跟雅典娜隐形沉默的对话,也是这种人神关系的展现。

作者还告诉我们一个洞见。我们经常说早期宗教思想是人的内心外化,人对自然现象恐惧、手足无措时,会把自然现象想象成神。但他说,其实也可以认为古希腊“精神的发现”是对神的世界、神殿的一种内化。一开始精神混沌时,可能确实向外归因,把很多事归于神的意志;但古希腊人逐渐形成独立意志,想试着抵抗神的意志,与神平等对话。这时就出现了自我意识,出现了精神。神的世界重新内化,形成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。

古希腊人离我们今天并不远。古今发生了很多演化,但没有根本断裂。那时古希腊人也有

丰富的情感,有羞耻之心,有对他人的道义,也有对战争前和平年代、家园生活的深刻眷恋。这种眷恋带来巨大的哀伤和无法满足的欲望。他们也有我们今天在电影里看到的情感,只是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。我们与三千多年前荷马时代、特洛伊时代的古希腊人,还有很多共通处。

这些共通处还可转化为对社会政治的反思。就像电影所揭示的,也像《精神的发现》告诉我们的,对神的恐惧在古罗马时代才逐渐成为统治性情感。正因为人神隔阂,人群间的信任也消失了。古罗马不像古希腊有开放广阔的商贸网络,主要靠帝国秩序维持日常交往,用权力模式重建社会。人神关系、人际情感链接与政治制度、帝国变迁之间,有非常紧密的关联。

从这样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各维度怎样串联,形成开放但奇妙的圆环。这本书对我有非常大的启迪。总体来说,大家看到的这八本书我都读了,每一本都是必读书。我不像张辉老师或张定浩老师能一时沉浸在一本书里,我会在某一时间打开十本书,想看看总体面貌。这八本书之间也有对话,形成古今贯通的思想图形,模糊地出现在眼前。我相信在座读者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进入每一本书。这是我分享的感受。

李双志(复旦大学德文系教授):好的,非常感谢金老师以《精神的发现》带我们重新发现了《奥德赛》。我们立刻感知到这些经典跟当代、跟我们当下的人生感知和艺术感知,甚至对好莱坞电影的认识,都有密切关系。相信大家看完《奥德赛》再读《精神的发现》,或者反过来,会看出不一样的意味。《奥德赛》再次掀起了大家对古典文明的好奇。为什么到了三千多年后的今天,诺兰还要回归古希腊拍这么古典的题材?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可能很简单,因为我们一直在重复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古今之间有千丝万缕联系,这也是这套丛书愿意把经典重新激活,让大家顺着文学和思想的莫比乌斯环,进入古今中外不断融合互动、激发新的思想火花和新的文学灵感的状态。

讲到这里,当然要请出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张定浩老师。我们在对谈里最接近文学创作、最有资格代言文学创作的,可能是定浩老师。刚才金老师和张辉老师都提到文学离不开思想,思

想离不开文学,我们更多是从阐释者的角度来说,可能暂时缺少文学创作角度。我们愿意听听既有创作又有评论,也有智识思考的学人怎么看待文学和思想关系。有请张定浩老师。

张定浩(《上海文化》杂志副主编):很高兴参加这次分享。这套丛书一问世我就注意到了,并且默默买了其中好几本。多年以来,正是这类文学和思想相结合的作品占据我家里书架的主体。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,而是这样谈论文学的有思想的著作,它们可能来自作家,几乎所有大作家都可以写出很好的作家文论;也可能来自思想家或批评家,而这样的思想和批评论著首先一定是更有密度的文学。

比如张辉老师翻译的斯坦利·罗森(Stanley Rosen)的《诗与哲学之争》,还有阿兰·布鲁姆(Allan Bloom)的《巨人与侏儒》,当年刚刚出版的时候,我就有幸拜读过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,而正是那几本书和类似的著作,构成了我最早对西方古典学的认知,这也成为我后面十几年阅读的基本谱系。我的研究生专业是现当代文学,这本身是一个很狭窄的领域,只有区区百年的时间,但它的好处在于,就像一扇合页,一边连接中国古典,一边连接西方现代和西方古典。中国古典的部分可以依靠自学,但西方尤其是西方古典学的部分,就一定要仰仗类似张辉老师这样的学者和译者。其实我可以算是这套丛书最忠实的读者。我今天其实也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坐在这里。

我对这类书的兴趣,就像对张辉老师刚刚提到的奥尔巴赫的《摹仿论》一样,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反复读。但我读它不是从中找几个理论概念来生产论文,而是作为一种写作和阅读的示范,让我知道如何阅读和解释文本。正如奥尔巴赫在这套丛书的《伊斯坦布尔讲稿 罗曼语文学导论》里所说的,“文本解释的全部价值即在于此:要带着新鲜、自发且持久的注意力去阅读,并小心地避免过早归类”^①。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准确。读书最怕带着预设去读,急切地想

① [德]埃里希·奥尔巴赫:《伊斯坦布尔讲稿 罗曼语文学导论》,高冀译,第38页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25。

归类,想从文本中挖出一些自己已有的成见,所以很多人往往读书越多越偏执自负。但奥尔巴赫这样的学者教给我们,更好的阅读是什么样子的。而且这本书和《摹仿论》都是奥尔巴赫在流亡时期写的。他曾经很动人地讲到,流亡期间没什么书,手头没材料,全凭印象记忆甚至一点点笔记,写出这两本书。任凭外部世界如何动荡不安,文明仍在顽强地延续,这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带给我们的巨大激励。这本书里还提到一点,就是语文学的构词 Philology,拆开来就是“爱逻各斯”。我们都知道哲学是爱智慧,但未必知道语文学就是爱逻各斯,也就是爱语言和理性。

从爱智慧的角度来看,一个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古希腊人,他更多时候是通过在生活中跟具体的人打交道,通过和更有智慧的人交流,借助爱欲的力量来获得智慧。但更多的读者未必就能在生活中遇到适当的师友,那么就只能靠阅读。而阅读,是通过文本而非人与人的真实交流去接触智慧,那么实际上,就要通过语文学的方式去接触哲学,通过爱语言、爱逻各斯的方式去爱智慧,这是所有普通读者的道路,也是我这些年读古典学所获得的启发。

而这些西方古典学,对我而言只能成为营养,并不能直接变现。当我想从事类似工作的时候,只能回到中国古典学,回到母语层面,比如研究《诗经》《孟子》。我们从西方古典学中学到的方法是示范性的,古典学教给我们的不是某种理论生产线,而是作为典范的生命,比如了解一个像奥尔巴赫这样的人的存在,这很重要。

回到《奥德赛》,奥德修斯最后有第二次远航,正如在古典学中,苏格拉底也有第二次远航。电影提到了第二次远航,但非常淡化,同时又带有这个时代的特色,比如说要把佩涅洛普也带去第二次远航。这让我很震惊,但据说这样可以取悦这个时代的女性。英国诗人丁尼生有名诗《尤利西斯》,尤利西斯是奥德修斯的拉丁名,讲的就是他第二次远航的故事,最后一句诗很有感染力:“奋斗、探索、寻求,而不屈服。”^①

而好的理论也是这样。好的理论不是概念操演,而是教我们重新打开问题,在没有问题处发现问题,回到开端,回到问题源头处重新开始。去奋斗、去探索、去寻求,永不屈服。古典学

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迂腐,而是一直在教我们重新开始,并且能够从源头走到当下。这套书里的很多作者都是如此,他们都有能力贯通古今,都是默默从事文明延续工作的人。文明一次次断裂,每个时代都遭受不同的或大或小的断裂,但因有这些人的存在,文明又一次次延续。

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,中国读书人会面对更高的要求。西方学者只要做到贯通古今即可,但中国读书人还要兼顾中西。西方古典学总体而言不太需要了解中国,但中国当代学人必须了解古希腊和西方。我以前听张文江老师讲课,他说要了解古希腊才能更好地了解先秦,反过来,了解先秦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古希腊。对中国读书人来讲,这既是更大的挑战,也是更好的机会,可以拥有比西方学者更宽阔的视角。

李双志(复旦大学德文系教授):非常感谢定浩老师带来比较视野。我们又回到了《奥德赛》,像是一直跟着奥德修斯航行。这航行是隐喻,不断让我们回到起点。奥德修斯要回家,但回家的奥德修斯已不是出门的奥德修斯,儿子和老婆都不太一样了。驾海出行是为了认识更好的自己,成为更好或更不一样的自己,经历成长、惊涛骇浪、诱惑、苦难战争,最后回到家乡,又一次感觉到失落,从而重新建立自我。阅读这套“文学×思想”经典也类似一种精神航行。

实际上,对于中国学人和读者而言,这不是简单的思想航行,而是进入相对遥远陌生的文明、文学、理论思想,为什么要这么做? 一个重要的理由恰恰是我们生活在今天,广阔世界里很多事物都跟我们息息相关,就像我们想去电影院看《奥德赛》。它带给了我们全新的视角和视野,其中包含文学和思想的呼应。

今天我除了主持人身份,还有张辉老师给的任务,作为译者来分享我这一本译作。这本书也非常像奥德赛航行,就像几位老师说的,回到古希腊。某个层面恰恰就是定浩老师说的,追溯源头。你写《诗的开端》希望大家回到开端了解《诗经》怎么写,现在写诗的人也要了解《诗经》

① [英]丁尼生等:《世界在门外闪光: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》上卷,飞白编译,第84页,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5。

是什么样,西方研究者同样要回到原初,首先被敢于回返原初激励,其次对了解今天的时代、扑面而来的世界非常有意义。

这就讲到《诗的逻辑》。大家一看题目会觉得:天呐,这该是本什么书?诗能讲逻辑吗?都讲逻辑了干嘛还写诗?写诗需不需要逻辑?读诗需不需要逻辑?定浩老师刚才引用 Philology,德语里念 Philologie, philo 是爱, logik 非常有趣,是逻辑,也是语言。Logos 在古希腊语里有两个意思,一个是说话,所以很多 -logy 结尾的词,什么什么学,是因为 Logos 是说话。它怎么又变成逻辑?因为说话要讲逻辑。浅层意义上语言和逻辑本就不分。语言到一定程度形成文学。所以看上去遥远的逻辑、语言、文学、诗,内里非常接近,彼此不分,是莫比乌斯环。

真正试图把诗的逻辑解释清楚的是德国学者 Käte Hamburger,我们译成汉布格尔,就是汉堡包那个词。她是犹太人,女性学者,1896 年出生于汉堡,家境优渥,毅然投身文学研究,是当时少数几个在慕尼黑大学拿到文学博士文凭的女性。但犹太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让她很难在高校找到教职。当时的高校虽不像今天有考核门槛,但确实保守,不愿对女性开放,更加歧视犹太人。所以 Käte Hamburger 一开始是自由学者。后来纳粹掌权,她也经历流亡,跟奥尔巴赫一样。战争结束后回德国,在高校以普通教职员身份工作,写下《诗的逻辑》。这本书让她成为当时一流的理论家,也跟当时的思想史密切相关。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倾向是,要求文学研究如科学一样精确,不希望大家觉得文学研究是风花雪月、主观臆想。怎么精确?首先解决研究对象是什么,即文学到底是什么。这是西方文论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学本体论时代。但今天很多理论不太关注文学本体,就像金雯老师所说,可能更关心社会、意识形态、权力。这当然也对,文学本体讨论很多年了。但对我们来说依然需要知道思想史的发展脉络,所有文学思考都是这样生长起来的,形成发展的谱系。若只停留于当代时髦理论,不像奥德修斯那样回家,就一直是漂泊状态。

所以非常感谢张辉老师从维也纳召唤我到上海,让我翻译这部著作。这部著作带我们发现

了什么呢?文学是什么。文学是用现实语言制造“非现实”甚至“伪现实”。这项工作就叫文学。今天我们似乎觉得这是高中语文“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”的高深版。但 Käte Hamburger 的讨论非常严肃,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对文学提要求,“你写得太假了”;不自觉跟人物共情后,觉得这人怎么这样,三观不正。这是我们对文学提出的道德批评。我们首先要解决:文学不是现实。但文学真脱离现实,又会失去支柱。我们还是期待看到足够像真、又不是真的东西。怎么做到?

Käte Hamburger 回到了语言。她认为文学以语言为材料,不会从别处获取工具,而只从现实生活语言获取工具。这里出现了悖论:要把大家天天说的语言,打造成好像跟日常生活不一样的语言,才能形成文学。怎么做到?逻辑是什么?她回到了古希腊。古希腊有个词是我们刚才讲的摹仿。大家常把 Mimesis 译成“摹仿”,她说其实不然。一方面,文学创作不是让故事跟真的一样,更不要说科幻、推想小说、侦探小说,我们读得酣畅淋漓但知道它们是假的;另一方面又觉得文学太真,真到让我们感到害怕。害怕是因为太像真的,但害怕完又觉得还好是故事,还好是假的。那么真假的界限在哪里?

Käte Hamburger 告诉你,文学用语言,是把语言变成 Mimesis,变成演绎、演示。这演示包含变异扭曲的时空,让你短暂进入文学才有的时空。她举了德语的例子:“明天就是圣诞节了。”中文几乎没法翻译,必须加脚注。我们每天也可以说明天就是清明节,看起来很简单,但德语里“明天就是圣诞节了”用的是过去式。明天和过去时,现实生活中不会加在一起,但在文学里,你感觉不到,觉得自然。这就是文学的时空扭曲。它可以让你看上去要发生在未来的事,发生在过去,而你相信它。你不觉得它说错了,觉得这可能发生。它在哪里发生?在文学里。这就是伪现实或非现实。

另外,这部书中非常精彩的一点甚至对 AI 时代也有启示:任何文学后面都有原点,她称“我”一视角、“我”一原点。作者设置这个视角,好似我们看电影时都知道有镜头。像今天手机自拍,可以加工、加滤镜,拍一百张修九十张,然后发十张。为什么?通过滤镜加工现实。文学也

有这本事,但非常巧妙,设计在描述语言里。仔细读,你会发现描述里有描述者。今天叙事学说任何文学作品,尤其小说,都有叙事者,而 Käte Hamburger 用数学表述,那原点就是坐标系原点。文学中所有事情都在坐标系里发生,不越出坐标系。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意外,不在坐标系里,没有一个叙事者能全盘掌控。所以我们喜欢读故事,讲故事的人会预设情节结局,悬疑小说里真相只有一个。这就是文学。

这部《诗的逻辑》——又爱理性又爱语言的书——最后告诉大家现实生活没意义。文学打造的“非现实”,让生活具有意义。生活何时有意义?当你可以把生活作为人生故事讲述时,它就有了意义。文学之所以有逻辑,是因为它并非凭空想象,却能带我们进入新的时空。文学让世界变得可讲述,因为它让世界有了意义,它接近比理性更高的 Logos。这就是诗的逻辑。

我完成了张辉老师的任务,介绍了这本书。还是提醒大家,书本身有点晦涩,我刚才试图把晦涩之处揉成故事。读者若感兴趣可以深入阅读,里面不仅讲小说,还讲了电影、戏剧。就像《奥德赛》,诺兰的版本不可能是荷马史诗,因为他是诺兰。诺兰是原点,设计了坐标系。定浩老师描述的“一定要带上女孩子”,不可能出现在荷马时代,甚至 19 世纪前。带上新视角,大家作为当代人会喜欢,喜欢被扭曲的时空,但这不可能是现实。它让现实更有意义,实现了更高层次的“非现实”——打引号的非现实。

关于《诗的逻辑》的分享先到这里。绕了一圈,从寻找译者,听了《精神的发现》和《奥德赛》,又听了《奥德赛》和先秦,又听了具体的丛书例子。希望大家知道文学研究的有趣、理论思想的有趣。今天的分享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畏惧,不要被文学与思想吓到,不要被“语文学”——刚才引用的名词吓到。

回到张辉老师。张老师设计了如此丰富的一套丛书。我很想知道这样一套经典丛书,与当下时代的关系,请张辉老师讲一讲。

张辉(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、所长):刚才三位老师讲的,特别有趣。我发现三人的共同特点,都是从《奥德赛》开始,所以我也试着从《奥德赛》开始。我前天来

上海前赶着看了一场《奥德赛》,去时遇到了曾在同一个读书会的老朋友,一起读过柏拉图、莎士比亚的哲学系教授吴飞,他还是和他的佩涅洛普从很远的地方一起赶去看的。而我回家看朋友圈,则看到了上海交通大学郑戈教授的精彩长文,他曾是我的邻居。这让我想到,文学与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确实并不遥远。当然,我也从网上得知,连马斯克都说要重拍《奥德赛》了,因为他对诺兰不满,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

我想说,《奥德赛》本属我们专业范围,四人都是做文学的,但非常有意思,至少我那天遇到了哲学家、法学家,甚至商人,也都关心《奥德赛》,讨论电影、文学。爱因斯坦讨论的问题我们讨论不了,但我们讨论的问题爱因斯坦完全能讨论。文学好像不需要任何门槛,所有人都可以讨论。大概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角度进入文学,无论研究思想史、哲学还是法学。这让我想到阿伦特的一句话,跟我们今天讨论文学与思想有关:故事总是会大于概念和范畴。文学总想从自身的逻辑出发,但它像莫比乌斯环,不是闭合的逻辑,不试图或不可能给出唯一的结论。

这非常有意思。无论是否研究文学,大概都涉及这个问题:文学是敞开的。或者说文学敞开了人性的丰富性、世界的丰富性、敞开了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可能性。丛书叫“文学×思想”,表面看感觉是要定在那里的,但恰恰不是。我们用莫比乌斯环,用乘号,就意味着永远不可能给出确定的结果和结论;就意味着,恰恰跟双志译的《诗的逻辑》大有关系,跟整套书所关心的内容大有关系:不试图给出不该给出的唯一结论。这是打开看世界的方式,用文学打开世界,打开新的研究的方式。其他很多思考,也许试图给出康德、黑格尔式的结论,甚至意识形态的结论,但文学不是。

在这个意义上,说到古希腊,我们就回到了亚里士多德《诗学》的第九章,诗和历史的区别。扩大而言,在《诗的逻辑》的意义上,诗的逻辑不光和历史的逻辑不一样,和其他学科的逻辑也不一样,但不是完全分开,而是彼此交通,构成了更丰富复杂的对话。世界或人性不就是这么构成的吗?哪里有唯一的答案。谁若给你唯一的答案,要小心,要怀疑。在这个意义上,这

套书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探求,探求描述、理解和解释时代问题的不同方式,而不是固定的方式。它可能来自古典或现代,也可能来自某种熟悉的逻辑,但更是诗的逻辑,是精神的发现。

《精神的发现》中就讨论到,古希腊人没有抽象的“看”,只有具体的、各异的看的行为本身。而“身体”,也是跟精神对应才有身体。又回到《奥德赛》。《奥德赛》的故事大家知道,但不一定知道尤利西斯或奥德修斯的父系血统或外祖父血统,那是特别有意味的。他外祖父是谁的后代?是赫尔墨斯的后代。而赫尔墨斯是谁?当然可以说是 Messenger,是信使,但也是“骗子、盗贼”之神,变化莫测。

此外,奥德修斯的名字本身就是愤恨者的意思、被惹怒的意思。但这并不意味着,看文学应该从概念出发。因为,他首先是一个人,是一个无法固定的形象,这就是文学的特别之处。另有说法是,奥德修斯的父系甚至跟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有血缘关系。当然这一种说法,荷马不太同意。荷马从这些故事中做了选择,已经包含了他的预判。他有他的诗的逻辑。

这就又让我们回到了《诗的逻辑》这本书,这里的“诗”,德文中的是 Dichtung,可以翻译为“虚构”,或者甚至是“文学”。文学有自身的逻辑,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,它超越了历史的偶然性,而通向某种必然。在法国诗人马拉美《掷骰子》的意义,是“无法回避的偶然”。每个故事,包括《奥德赛》的故事,当然都是不可重复的偶然,但却是不可回避的偶然,是一个诗的必然。

李双志(复旦大学德文系教授):非常感谢张辉老师,激活了《奥德赛》的故事,又激活了诗的逻辑。相信大家都有体会。大家今晚都来参加活动,其中不可避免的偶然性,应该是对文学艺术的憧憬。文学和思想的乘法,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重要。在这个所谓 AI 时代,很多问题能找到确切答案。AI 时代获取信息容易,甚至获得知识也容易,但信息和知识不等于思想,更不等于智慧和幸福。当信息和知识唾手可得,我们依然会感到空虚。虽可跟 AI 聊一晚治愈精神内耗,但第二天仍要面对艰难的生活。我们还需要其他精神力量。这个力量 AI 给不了,因为没有确定的答案。找不到确定答案的东西,很大一部

分就蕴含在文学阅读,以及文学与思想相结合的阅读中。

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次莫比乌斯环,我们一直说文学给思想带来什么,文学是什么样的思想载体。接下来还是请嘉宾,从学术经历或创作、文学批评经历,对文学和思想作进一步补充阐发。

张定浩(《上海文化》杂志副主编):我就顺着莫比乌斯环,说几句关于文学的职业性和业余性之间的关系。在很多技艺领域,比如说钢琴或围棋,职业性和业余性之间都有着不容混淆的固定意义:“职业的”意味着精湛的技艺、一生悬命的事业;“业余的”则意味着外行的粗率和闲时为之的兴趣。但唯有在文学领域,相较于其他职业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,文学的职业性和业余性始终是在相互转化中的,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,一个写作的人可以不断地走到它的背面去。这也是文学相比其他职业而言,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说文学是人学,因为做人也是这样,并非越成熟、越世故就越好,最好的成年人身上总是葆有某种童真,所谓“大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^①。文学光有职业性,就会变得油滑、僵化、自我重复,所以还要不断打开自我,重新回到新手和业余的状态;而光有业余性也不行,容易导致只有所谓文艺气质而变得偏狭、充满怨气,所以要提醒自己不断精进、向着职业水准努力和进步。

前面张老师说到赫尔墨斯,用了一个形容词“变幻莫测”,我想起荷马史诗中也说“变幻莫测的奥德修斯”,这是一致的。赫尔墨斯是诠释学之神,经典和解释是一体的,这是过去二十年中国读书人通过古典学的引进一点点体会到的东西。但过去很多时候,我们谈论古典学的时候偏重古典政治学,读书人谈着马基雅维利或亚当·斯密(Adam Smith),想着中国要往何处去,诸如此类。这多少有点问题,因为正如《论语》里所说的,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”^②,有些东西必须是你在那位置上谈才可能谈好的,一旦不在这个位置上,德不配位,这种谈论就很容易演变成装神弄鬼。这也是中国知识界很长时间以

①② [宋]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272、102页,北京:中华书局,2011。

来的一个弊病。这套丛书特别好的地方,就在于让古典学首先回到了古典语文学。而语文学,是具体而微地谈论,哪怕仅仅在谈论一种修辞手法。像这套书里的《讽喻》,仅仅是一个讽喻修辞,就可以写一本书,并且贯穿几千年,在无数具体文本里展开无数的生命画卷。这种方法,可以防止一个读书人好高骛远、不切实际、怨天尤人,可以引导他走向踏实细密的研究,展开自强不息的生活。希望这套书可以一直做下去。

金雯(上海交通大学教授):定浩老师说创作、研究文学需要“业余精神”,大家都有共鸣。包括很熟悉的后殖民理论创建者之一萨义德,也非常崇尚业余型文学研究。因文学对象难以界定,所有语言只要有一定形式自觉都可称为文学,对象没有边界。研究具体问题,如文学中的思想,思想又是什么呢?研究社会心态或意识形态,但肯定跟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联,跟社会婚姻制度、生活形态有关联,即使限定问题,问题也可能有弥漫性。如把文学研究职业化,一定会给人故步自封的感觉,“职业化”批评人也许熟悉程式化、套路化的思维,但没法贯通知识领域,会给人僵化、窄化的感觉。

这一点蕴含着更深的内涵,我可以再加以拓宽。定浩老师提到赫尔墨斯也是阐释学之神,诠释学 Hermeneutics 甚至可以直译为赫尔墨斯之学。阐释需要看到文本的很多面向维度,编织在一起重新讲故事、解释意义。任何文学解读都需要如赫尔墨斯一般灵动而变幻莫测的心智系统。同时,阐释也跟张辉老师所说的非常开放、拥抱不确定性的立场心态有关。拿《奥德赛》电影的例子,很多人说影片不忠实于原著,从现代人的视角出发改编了原著,加入了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后世思想元素。但我们可以追问:谁能确定原著是什么意思?为何认为原著没有女性主义元素?原著没有夫妇共同踏入新旅程的结尾,但用其他方式表现了女性的自主性。在原诗结尾,佩涅洛普对奥德修斯开了玩笑,奥德修斯是 Trickster,诡诈多变多面人,他妻子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两人团聚后佩涅洛普故意交代仆人把以前的婚床再拿出来,做出曾经移走过的假象。婚床很重,连着大树,要移走肯定需要壮实的男性勇士。佩内洛普一方面在测试

奥德修斯是不是冒牌之人,另一方面也在播撒疑云,让他不能确定床是否曾经被移走,又是被谁移走的。这其实是佩涅洛普作为女性的智慧反击。但这里奥德修斯并没有动怒,两人验证了对方身份后,深情相拥。可以认为,这是古希腊表达女性视角、让女性有话语权的方式。

同样的例子可举很多。丁尼生改写、续写《奥德赛》,让奥德修斯为了继续探索和追求,再次选择离开家庭。这是男性或某种视角的对原著的理解:之前十年的流浪是因为喜欢漂泊而不喜欢家庭生活的一成不变。这也蕴含某种视角的解读,但未必是原著唯一可能的解读。这种解读就是把奥德修斯改写为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中的鲁滨逊,投射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刚兴起时,人们急着赚第一桶金的躁动心理。鲁滨逊在第一次沉船后第二次整装待发,从没放弃远行的欲望。但这是18世纪初早期资产阶级代表展现的躁动心理,我们不一定能把这种在18世纪出现、19世纪得到强化的心理投射到奥德修斯身上。那么当时他为何在外面漂流十年?当然有很多外在的阻碍,但他内心必然也确有不思归家的心理。诺兰将此解释为创伤后的应激征兆,因为他在战场目睹创伤,并且预见回去后家园已经发生了巨变,可能还要手刃歹徒,不想面对……这十年困住奥德修斯的其实是一种逃避心态。你能说这心态完全不忠实原著吗?倒也未必。原著到底认为奥德修斯是躁动不安,还是因为受到战争创伤不能马上回家?其实荷马并没有明确点出。奥德修斯在原著中也有哭泣的场景,他在听特洛伊战争的叙述时情动于衷,但他动的是什麼情,荷马没有告诉我们,答案是完全开放的。

这就印证了李双志老师有关文学语言和诗的逻辑的描述。因为所有要表达的意义都要以语言为载体,少部分私人情境可用非语言表达,但大部分公共交流都需要通过语言。文学语言,要把日常话语找不到命名、描绘方式的内心思绪、莫名的氛围巧妙地表达出来;不用直接命名,而是通过隐喻、描写、暗示,把不可言说、看不到的内心悸动、整体氛围暗示出来。这恐怕就是诗的逻辑。它确要制造虚构的时空,但比日常生活语言更写实。因为它能把日常语言没法覆盖的经验,用曲折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所以诗

的逻辑一方面是虚构,但也比日常语言更切中现实。

说到我常年经营文学、教文学,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上学期有门课(“西方文学名著选读”)上完后,有位同学的留言让我非常感动,这也可能是文学教学的最高目的。她说这门课好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她的内耗。这听上去好像是很庸俗的心态:文学让我找到生命意义。但她为什么这么说,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神秘的,内核意义我并不清楚。但我想还是跟文学的开放性、文学阐释带来的精神收益有关。这也告诉我们,语言内在的空间非常大,每个人可以用独特方式,把自己的经验带入文本,在经验与文本的结合中,找到解读,这解读也是为自己塑造个人肖像。面对文本时,你不仅会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维度,也投射了鲜明个性的自我。在灵动的阐释中,你不仅再造了文本,也重新找到了你自己。

能与自己对话的机会,在今天仍然难得。与自己对话,可能确是治愈过程的开端。之前谷爱凌赛后接受采访,记者恭维她为何每次回答都很流畅、聪明。她说,因为我非常内省,每时每刻都在跟自己对话。这是自我启蒙的过程,是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。文学就会带来这样的机会,不断通过与另一人创造的文字系统对话,更好地了解自己。包括读者反应理论的代表人物伊瑟尔在内的思想家都说过,我们每次直接描绘自己,说的都不是真相,你不一定是刻意欺骗,但一定不能由此完全了解自己。只有你眼中的其他人,才是真正的你自己,也即当你讲述或阅读其他人的故事时,你自己未被看到的那部分才会显现。换言之,如果直接跟自己对话,你不一定能充分看到自己内心,也不能仅仅依靠与自己对话来实现心理治愈;但读一个与我们的生活有共振的故事,比如战士归家途中内心的矛盾,或许我们的某根弦会被拉动,内心的空间会被打开,就像点亮一盏小灯,让我们能看到未曾看到的自己。我们总要经由中介、镜子,看到更完整的自己。看到更完整的自己,这也是接纳自

己、与自己同行的必备条件。如果问这套书能带来什么,它们是浩瀚书海中的几朵精彩的浪花,可以让我们开始进入自己的心灵远航。这是我真正的感悟,非常感谢。

李双志(复旦大学德文系教授):金雯老师讲得太精彩了。从狡诈多变的奥德修斯及夫人讲到多变的语言和它的开放性,讲到跟自己对话、跟文学对话,在文学中寻找自己或治愈自己。当然,这也是“文学×思想译丛”的目的。希望大家通过书与文学及思考文学的更多人对话,能够疗愈自我最好,不能疗愈也会坚定我们的信心,去寻找疗愈的可能。

今天的分享会就到这里,谢谢大家!

【作者简介】张辉,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、所长,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、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执委会委员,著有《审美现代性批判——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》《文学与思想史论稿》“张辉作品系列”十卷等,主编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”“文学×思想译丛”“中国比较文学文库”等;

金雯,上海交通大学教授,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18世纪欧亚文学交流互鉴研究”首席专家,主要研究方向:比较文学和区域国别学,著有 *Pluralist Universalism*、《被解释的美》《情感时代: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和现代小说的兴起》《西方文论》等;

李双志,复旦大学德文系教授,德国洪堡学者,主要研究方向:德语现当代文学、德国美学思潮、中德文学关系,著有《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》等;

张定浩,文学评论家,诗人,《上海文化》杂志副主编,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,著有《既见君子:过去时代的诗与人》《爱欲与哀矜》《诗的开端》《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》等。